

以下節錄並改寫唐君毅先生在京都治療眼疾的觀察。請以此文為例，也寫下你對任何曾居住半年以上的地方，對當地人情風度與社會禮儀等的觀察與感想。

在京都醫院，最使我感念的是負我專責的錦織醫生。他總在辦公時間開始前一兩小時便到醫院，直至夜間九、十點鐘還不回家。他似乎沒有「工作」與「娛樂休閒」分別的觀念，即以工作為樂。而護理師對病人的耐心與關切的情味，多超出規定的職責之外；幾乎所有護理師都有愉快的笑容，好像很安樂於其職而自足。我專住一室，有時請護士與病友來坐。其中有數位失明的女孩，但並無憂愁之色，照常談笑風生；他們入門前一定將木屐排齊，出門時也有自然的禮節。在京都數月，可以看到匆匆來去的旅人所不及見的風景。即使下層的日本人，也都有敬業、樂業、安業的情調。車夫與餐廳侍者，也不貪圖小費。這使我回憶起少年時期的中國傳統社會來，卻是我在今日中國與周遊各國治眼疾中所未見的。雖然與日人間語言不通，但相視而笑，以手作勢，也可彼此表意。我常想，人與人之間，不談政治，不談宗教，不想彼此有不同的國籍，也不講學術思想的異同，只以人的資格相遇相接，這應當是生於今日世界最快樂最有意義的事，也應是最正常最主要的人的文化生活之所在。（《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》）

試題隨卷繳回